

几个月前就得到消息,他检查的结果是肝癌晚期,等于宣判了生命终止进入倒计时,我当时写了一首诗表达我的心情——

贵祥

□刘金忠

这无法承受的秋天
儿时最要好的小伙伴
在无情地剃一颗白发的头
用那些历历在目的往事
这无法承受的秋天
不动声色的痛,大于一场冷雨
宣判从千里之外走来
癌症晚期,这把无形的刀子
锋利得猝不及防
而我,只能用敲玻璃的雨果坐
浑然不觉,把烟灰弹进茶杯

他叫贵祥,是我的大舅哥,而又不仅仅是亲情的关系,他也是我童年最好的伙伴,从某种意义上说,这也远远超出了亲戚关系,他是我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所以,他的去世,对我来说,无疑是一次心灵的重击,我无法相信这个现实。

当他的女儿告诉我这个不幸的消息时,我和妻子马上从武汉坐飞机赶回锦州。到他家里,他的遗体已经送到殡仪馆,家里坐满老家的人,他的弟弟妹妹们都来了,弟媳妇和妹夫们及侄儿侄女、外甥们也都来了。桌上的遗像还是那样熟悉、那样慈祥。贵祥,永远都是那种谦卑祥和的样子。妻子一见到嫂子和侄女就大哭起来,而我,心如刀绞,竟没有一滴眼泪,有的,只是深深的痛。我发现,人到内心极痛时是流不出眼泪的。

贵祥大我一岁,他家距我家只隔着三个门口。在我们村,我们这条街是唯一一条像样的街。因为在山村,居住得都很分散,这里一家,那里两家,我们这里算是村庄的腰段,可谓中心区。这条

街上一家家挨着,也不过十几户,我家是从县城迁来的,住的是一座临街房,以前是大队的仓库。其余的家户都有一个院子,我家的院子是在后面,贵祥家除了院子,还有一个大门和门房,也就是大门有门洞,像房子一样有屋顶,这样的大门当时很少。因此,贵祥的一个代称是“大门洞小子”。小时候没人叫你的大名,都叫小名,比如小子、小秃、小柱等,贵祥家有大门洞,人们都称他“大门洞小子”。而他家的大门洞,则成了我们小时候玩耍的一个据点。

下雨天或中午、晚上,我们都喜欢在这里集中,抄杏核、打扑克、顶牛、下棋等。到了冬天,大门洞左边贴墙有个大粪堆,都是猪圈里起出的猪粪冻成硬块,小山一般,我们就借这个粪堆玩抢山头游戏。有的站在粪堆上,下面的人往上冲,上面的往下推,人人衣服上都沾满粪土,却兴致盎然。

大门还有一条门槛,是一条长长的木板,我们经常把门槛拿下来,担在门两边的石台上,坐在门槛上说笑。他家的西厢房是堆放杂物的仓房,里面一间有炕,每年夏天,我们几个小伙伴就挤

在这铺土炕上睡觉。这间小屋成了我们的天堂,大家谈天说地,无所不及。我抽烟最早的启蒙地就是在这个美妙的小屋,贵祥就是我最早的“烟伴”。

那时抽的都是旱烟,撕一条报纸卷着家种的烟叶,一种烟叶是蛤蟆愣,一种是柳叶尖,都是特别冲的烟,吸一口,呛得直咳嗽,但也坚持抽。那些年,我国和阿尔巴尼亚关系很好,国家进口不少阿尔巴尼亚烟,偶尔谁得到一支阿尔巴尼亚香烟,就成了宝贝,你吸一口,他吸一口,最后剩下的烟屁股还舍不得扔,压在羊毛毡下面,下一次把烟头剥开,卷在报纸里再吸。

要是不下雨,我们还在他家西厢房屋顶上睡觉。屋顶是平顶,是泥抹的,每年抹一次,太阳晒过都是干土,也不铺任何东西,往屋顶一躺,惬意得像神仙。闪闪银河就在眼前,星星一个个都很大,密密麻麻,有时还能看见流星划过,那时都无忧无虑,想睡就睡着了,不存在失眠问题。

贵祥性格温和,不急不躁,说话口气总是那么慢悠悠的,总是笑呵呵的,你想和他发火都发不起来。但他是个心灵手巧的人,从小就爱好鼓捣个什么东西,比如,他会自己制作二胡,用圆形的铁皮罐头盒当音筒,在上面钻个圆孔,找一根木头做琴杆,在音筒上蒙一块蛇皮,拿一绺马尾拴在弯形木棍上,就成了琴弓。这样,一把二胡就做成了。他也会修自行车,几件简单的工具,他就能把自行车的小毛病给治好了。

上初中时,他自己就能制作简陋的收音机了,而这些都是他慢慢自己琢磨出来的,没有老师指导,没有可供参考的资料。我曾说过,他如果经过专业学习,可能成为有关方面的工程师甚至科学家,可惜他没上过大学,只上完初中就回乡务农了。后来有招工机会,进了铁路工厂当了一名普通电工,现实就是这样,一个很有希望做出成就的人才被埋没了。

我和贵祥性情相投,小时候特别佩服他,喜欢和他一起玩,一起上山割柴火。他干活是一把好手,割柴火总能比我割得多。割荆条,或背着花篓去搂树叶,那是我儿时最快乐的时光。站在高高的山坡上,望着远方,边聊天边割柴火,累了,就在山坡上躺一会儿,抽几口烟。割的柴火要一铺一铺摊在山坡上晾晒,晒干了,再捆成一捆一捆的,背回家。远远地看见家家屋顶烟囪上冒出的炊烟,内心充满自豪感、成就感。那时还没有那么远大的理想,以为就在农村好好干活,娶妻生子,了却一生了。

上中学时,他比我高一年级,接触少了,但一回到家,我们还是来往很多,在一起聊天,聊学校的事,聊村里的事,交流信息。后来我当兵了,我们还一直保持通信联系。我在北京当兵时,由于在机关里,电话方便,就经常给他所在的铁路工厂打电话。我都是先拨号到义县火车站,让他们接转到他所在的金岭寺工厂,这样就方便很多。有一次,我出差路过他们那里,到他的厂找他。金岭寺是一个很小的车站,下火车后,要走几公里路才能到他们那个铁路工厂。这个工厂在一条小山沟里,很偏僻,没有多少人,条件也差。后来,他被调到了锦州铁路工厂。

在部队时,我几乎每次回家探亲都和他相约一起回去,这样就可以多说话。1974年春节,我回家探亲,因为我的假期长,他没等到我归队就回去上班了,我临回部队时在义县给他打了一个电话,告诉他我订婚了。他问找的是谁,我说是小凡。他听了,没有太兴奋的表

达,但我能感觉到他内心是很高兴的,因为我们之间早就是亲人的感觉了。

他在锦州安家后,他家就成了我在部队出差路过时的落脚点,以致后来我转业到河南后,也是我回老家的中转站。每次相见,虽然说话不多,但始终心里是相通的。对于我,他是一位可亲的长兄,更是一个无须表达的知己,几十年来,一直都是这样。

前几年,他学会了开车,我们回老家路过锦州,他都开车送我回去,当我们的司机。上次回去,他把我们送到家后,我问他,你去过南道沟吗?

南道沟就是我们小峪村南边那条山沟,有拉马沟、旧站、石匣子几个村,我在家时从来没去过,我很想去看看。他说,正好他也没去过,那好,他就开车和我一起南道沟跑了一趟,一直把车开到石匣子最上面的自然村黄金背,也了却了一个心愿。

去年6月,我回义县筹备战友聚会的事,本来也想让他开车送我回老家,但我知道他身体不好,不想辛苦他,就让我妹夫开车接我了,在锦州没停,直接回义县了,他还打电话问,怎么没让他送我。我说,这次就让闫成接我了,下次再让你接吧。

没想到,几个月后,他女儿打电话说,他检查出肝癌晚期了。我妻子一听就想回去看看他,我说,这个病不是那么急的,现在家人都在瞒着他,不想让他知道,我们急忙跑回去他会警觉的,对他的病不好。

后来,我们决定春节一起回去,在老家过年,顺便看看他。其实,我心里一直都很纠结,本来以前我和他时常还视频说话,在他病重后,我不敢打电话或视频了,生怕惊动了,也不知说什么好,一直处于想通话又不敢通话的心理状态。心想,过年就回去了,回去再说话吧。没想到他走得这么快,癌症晚期还能坚持一段时间的,没想到他致命的不是癌症,而是心梗,就差十几天就过年了,你就不能等等我们吗?鉴于我们之间的关系,我从来没当面叫他一声哥,但我一直把他看得比亲哥还要亲。

在火化那天早上,我们在殡仪馆向他的遗体告别时,我看见他静静地躺在水晶棺里,一下子眼泪就流了出来,这就是我几十年来视为知己的哥呀,我真该早就叫你一声哥的,可以以后再有机会了,你再也听不到了。

你慈眉善目的样子非常安详,就像睡着了,一连几天,我都不相信他真的不在了,总想着他还会醒来,还会和我们说说心里话,还会开车送我们回老家,还会不紧不慢地说那些当年的事,还会帮朋友修理电视机、洗衣机,还会骑自行车送你的外孙上学下学。

可是,这一切一切,都不会了,真的不会了。你安静地去了另一个世界,那里无声无息,你的话该跟谁去说呢?一时间,我的内心世界坍塌了一半,是亲人更是挚友,这样的人在我的一生中并不多。我一辈子没能给你什么,你也没给我什么,但我们的交情比任何物质的东西更珍贵,就是金山银山也买不来的。

在火化场给他烧纸时,前一位死者的亲属烧过纸后,墙上死者的名字被擦掉了,但还依稀可见,给你烧纸时,我们惊异地发现,那个名字恰是贵祥已去世父亲的名字,一字不差,这也太神奇了,这样的巧合是不是冥冥中预示着什么?

一个亲人加挚友的离世加剧了世界的寒冷,这个冬天我该如何度过?